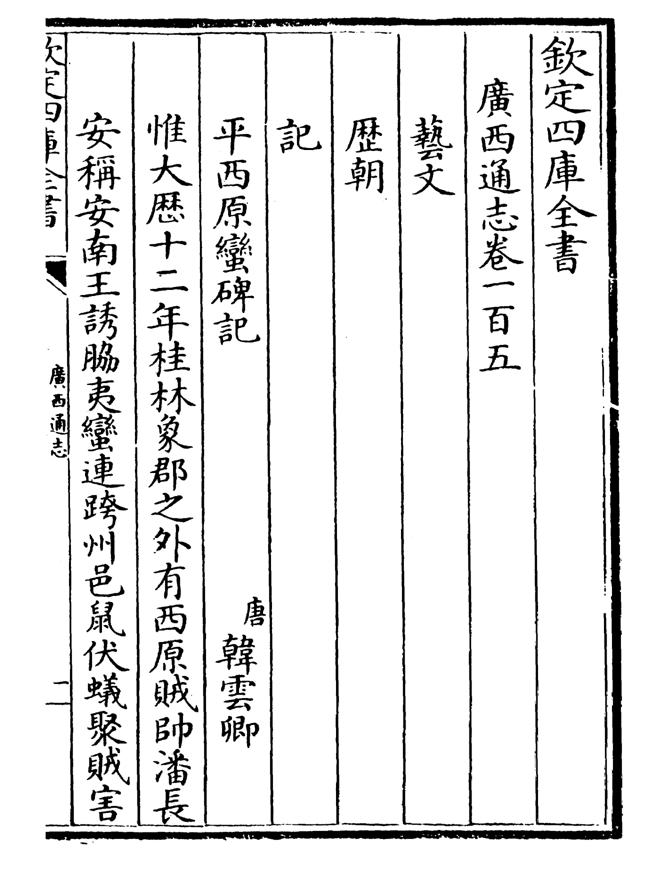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五

藝文

歴朝

記

平西原蠻碑記　　唐　韓雲卿

惟大歴十二年桂林象郡之外有西原賊帥潘長安稱安南王誘脅夷蠻連跨州邑鼠伏蟻聚賊害

平人南距雕題交阯西控昆明夜郎北洎黔巫衡湘彌亘萬里人不解甲天子命我隴西縣男昌𫍯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持節招討斬首二百餘級擒獲元惡并其下將八十四人生獻闕下其餘逼逐俘虜二十餘萬并給耕牛令還舊居統外一十八牧守覊縻反覆歷代不賓皆頫首請罪願為臣妾嘉其自新俾守厥舊商農漁樵俱各復其業悼耋鰥寡各安其宅變氛沴為陽煦化險阻為坦

途五嶺之人若出玄泉而覩白日如蹈烈火而蒙
清泉書上聞優詔嘉焉公卿百辟將校耆艾咸願
歌頌勲烈以銘於石辭曰皇帝即位十有五載淳
風横流聲教無外蠢兹蠻夷肆其蜂蠆恃衆怙險
為人蝨賊爰命隴西持節討綏訓我師徒如虎如
貔卷旗釋甲先喻德澤稔惡弗悛含蠆弗息蟜蟜
隴西礪爾矛鋋鼓奮重泉兵揚九天出其不意億
萬踣顛來者面縛亡者染鍔搜洞索厓覆其巢穴

若鼓洪鑪燎彼毛毳若振飄風摧乎朽脆海宇朦
朦再開天光俾祲作和化戎為農三軍卧鼓四鄙
罷柝原野蕭條萬里澄廓明主是嘉罷人是康銘
之嶺門用垂無疆

平蠻碑記　宋　余靖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位三
十一年天宇之内海渚之外𩜹裘卉服罔不率俾
越五月蠻賊儂智高寇邕州陷其城郭賊虐衣冠

驅擄稚艾遂沿鬱江東下所過郡縣素無壁壘猝然寇至吏民棄走因得焚蕩剽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蔣偕張忠素號驍將相繼而覆没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益熾逼連賀毀昭賓再穴於邕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公青以為將帥之任古難其

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集則二廣之地患熾而不
解矣亟自請行天子韙之遂改宣徽南院兼荆湖
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賊盜
事九月拜命既受禁旅仍啓以舊鎮騎兵及荆湖
鋭卒從行十二月至桂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
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
領兵八千潰於崑崙關公推其罪首斬曙及佐吏
以下三十一人然後人知賞罰矣兵將股慄咸思

用命是月巳未引師至邕一舍賊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列賊至駐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撝騎兵以翼焉賊徒大敗追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積於道路偽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遁復入於蠻中先是命湖廣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内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畧使余靖同經制東西路盜賊故命公都大提

舉然孫石贊謀而軍中悉稟公節制賊再據邕也農者輟耕商者輟行遠邇惶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懽然以方召之才兼機軸之重出剪狂蠻無噍類矣賊之巢曰廣源州交阯之附庸也父為交阯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悖傲以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名其年曰景瑞曰啓歷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以下署之其主謀黃師宓儂建侯儂智忠

等戰沒於陣未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刳其心腹而能全者也故宵遁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直頃刻間乃知名將攻取真自有體哉二月甲戌乃改乘轅其月丁亥至桂州詔徙護國置節度復以樞密使召仍曲赦嶺南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崖石以書其勲辭曰有宋之大天覆地載四海正朔百蠻冠帶蠢兹狂寇起

乎徼外父戮於交逃死獠界招納亡命浸淫邊害
邊臣罔上失職以懈猝臨邕邪乘流東邁志圖全
越肆其蜂蠆廣城言言梯衝附焉攻之五旬掠民
而旋賊鋒一至千里無烟還據於邕五嶺騷然天
生狄公輔聖惟忠情存義烈志疾頑兇請纓即路
仗節臨戎英材雲集猛將風從賊之敢鬬實惟天
誘來迸於郊奄喪羣醜當我摧鋒易如拉朽僭補
僞署叢蕞然授首羽翼既剪心腹既剗雖欲再舉人

誰與圖焚廬而去回巢以逋六親不保曰獻其俘厥惟邕邊南國之紀九峒襟帶列城唇齒險固一失兵糧無峙庶民蚩蚩鳥驚獸疐我公之來雷掃雲開叛蠻斗破綱領重恢師成廟算民得春臺天聲遠振緊公之才

京觀記　狄青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賊犯邕州陷之江流瀑漲東陷九城薄廣州廣人怯戰登城自固賊

攻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
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邕凡害將佐三十餘人
楚越騷然矣朝廷憂之樞密副使狄青抗章請行
願授成算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
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畧使余靖經制賊
盜命青以宣徽使總節制明年正月巳未青師三
將兵至邕州歸仁舖賊出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
十五里計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僞署侍中黄師

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人死於戰賊首儂智高夜焚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所歛賊屍而殣之塚於歸仁鋪之側又遣郴縣尉歐有鄰聚衆傷還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蹂踐燔灼者三千三百二十有八瘞之城北三月詔築其地為京觀乃命立石以志銘曰庸臣司邊率職不虔盜起其間蠢爾異類藏亡納叛以輔狡頑窺兹無備乘虛襲怠遂肆兇奸順流而東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師徒桓桓失勁摧完天下惻然帝命樞臣握節屬鞬極墜綏殘師行以律賞罰貴必其謀乃專兵家之勢動静有制所擊無堅吁嗟羣醜狃於常勝敢當其前驅彼犬羊敵此熊羆血膏於原棄甲如山遺骸草野百里腥膻武功外揚仁心内憫念及幽泉肩骴之葬京觀之封銅柱齊天大聲遠振皇澤重宣永鎮羣蠻

融州平猺記　　元　盧　讓

泰定乙丑秋僕假守融州倉皇下車瘝曠是懼慮融在萬山間民受猺害顧甲子冬寇貴州乙丑春寇柳城夏踰潯寇平南寇藤之赤水頃之寇鬱林盜開府庫剽掠元寶罪在不赦天顏震怒廷臣僉俞特命資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奇珠公佩印分省平蠻統御各司褒寵有秩凡馬步軍二萬人屬之公以為西廣路府州治一十有六而靜江柳慶賓融猺寇為甚合謀定計審勢分征命

元帥萬努正奉往靜江之西山親王烏爾圖罕董
之元帥伊喇正奉往慶遠兵部尚書李大成萬户
鄭昂霄董之副帥張昭毅往賓中書舍人瑪魯董
之若柳重險之要衝而融羣猺之淵藪公獨先之
柳而期諸將皆後會於融將為百道並攻之勢以
伸三軍奏凱之威長驅而前席捲遺孽直抵大塘
楓木林絞峒等團奏俘奏馘焚蕩殆盡不踰月柳
寇悉平諸帥未奏功而公獨先期以泰定丙寅正

月十一日至融乘勝克敵十六日抵長安黄石周村督戰甚急敗獲者墨江等凡六團欽承温詔嘉與維新公曰噫嘻好生之德洽於海隅余敢不對揚聖天子之休命乃撫山川之形勢桉義兵之丁欵命萬户哈喇布哈抵鵝頸嶺武陽扶竹團宣上德意當雷霆霹靂之餘而沐雨露沾濡之澤莫不欵甲兵降帳下萬死無懐異志乃示威福遣以安居王師凱旋撫循之道責在司牧明張公榜諭以

休息喜融之寇草心草面凡大椽等來降者二十八團有與民交易之樂融免征役皆公力也僕衰老之蹤力疲供役轉輸給餉幸免於罪而斯民耆耋屢請石以記公功僕慨爾歎曰惟公金貂元勲碩德良輔忠顯於國孝型於家府君八十餘以山東宣慰致政公則抗章乞歸欲供子職浮雲軒冕孝道盡矣加以愛君憂國所至有聲沐雨櫛風身先士卒故曩歲克叛寇於江西今則奏平猺於嶺

右忠職至矣袞歸襮省爵秩是崇實未足以報公之忠孝八荒一霖豈獨玉融之幸哉僕昔侍公而知公之德敢因民思而勒之石焉若夫承流宣化老守之責勉焉趨事用不敢辭維時分省掾吏趙忠索正贊畫居多知印達實哈雅宣使緝鼐哩李肅顏必博囉馳驅王事咸有功焉融州達嚕噶齊善通州判馬瑛隨軍帳下同知張阿勒坦布哈供給軍需宣力以抵於平故為之頌頌曰於戲皇元君明

臣賢混一無前禮度有文法制有型萬邦來臣維玆嶺南地險俗頑叢生百蠻瞻天之高勢若可逃雨嘯風號疾呼其徒如鼪如鼯以速天誅王人遠臨相臣專征帥將協心長披餘鋒笑前渠兇後及玉融赫然雷霆熙然陽春仰瞻德音蕞爾遺黎再造於玆萬死無為凡此武功左相式隆克孝克忠融山之巔民頌石焉期萬斯年

平蠻碑記

明 王臣

今天子即祚之明年守臣言粤管柳慶獞寇四出剽掠益横狡昏狂奔以干大刑弗戢將蔓愈蔓愈難圖也惟聖天子天造神斷克清大憝以武定南服詔三府元僚率兵徂征時元戎伏羌伯毛公適有總漕之命不果行總鎮御馬監太監潘公忠總督都察院右都御史陳公金並奉節鉞共往視師而總戎之責總督公實兼領之犀甲熊旂錫盾雕戈舳艫蔽江旌麾遍野以鎮守司設監太監蔡君

昭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康君泰兩廣左右參將署都督同知馬君澄都指揮僉事金君堂官君纓分前後左右哨以兩廣左右參議林君璿錢君灝羅君榮僉事王君秩蔡君鍊暨余監諸軍事以副使陳君宗德及桂林知府汪金恩理餉事仍悉統於中軍由是兩廣之官軍及兩江之目兵雲合蝟集亡慮十萬之衆而廵按御史盧君翊實專閲功糾弊之任上下同心彼此戮力罰既不貸賞亦無吝

是以所向無前以戰必克自冬徂春用兵十有一旬擣巢掃穴斬首幾千級其為蠻所脅從及願聽招徠者並釋之仍屬分守右叅政楊君茂元輩處分嗚呼偉哉余聞古者天子之牧四邊也其義覊縻勿絶而已我國家聖神相繼威武彰大湛恩汪濊風之所被罔不披靡顧茲蠻獞乃敢跳梁山澤殺人掠貨結巢據寨重為疆埸之擾何耶葢蠻獞異類者也其𥠖虎其貪狼而其捷猿狖也惟在乎

治之者得其要禦之者有其備斯則疥癬之患有不足為吾患矣蓋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夫統十萬熊羆之士貔虎之力制之一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為吾用矣況使之觸白刃冐流矢赴死如赴生趨勞如趨逸非仁不能以懐非威不能以戢非斷不能以行非智不能以謀非信不能以服又必如珠之走盤如環之無端不膠於一定不狃於一偏則兵未戰而先勝矣惟吾

總督公具文武全材行事適機宜而風采足畏愛
凡軍中事無大小諸軍必諮而後行文移山積日
復旁午公則批荅如流尤長於用兵所謂一衆人
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者公實有之出奇制勝
決策料敵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總鎮公鎮静有
容不立町畦事之出於總督公者若自已出未始
嫌於逼已所謂事成於同者非耶噫斯舉也鏗鍧
炳耀盪人耳目吾不知南仲山甫之在當時亦若

是乎烈耶其事固無可紀耶於是柳州知府劉璉進而述父老之詞謂馬平在國初本十有八里永樂三年獞寇起有韓總兵者督兵捕之而蕪其田乃爲慶遠宜山河池之獞所奪遂併十八里而爲七宣德三年有山總兵者調兵勦之而反爲寇所襲置横羅歸安堡以守禦之景泰初元羣寇蠭起聚至萬餘圍柳州城幾陷賊勢益熾遂併七里而僅存一里之半嗣是以還曠誅數紀羞羣兇猾寇

不謂復有兵能壓其境者矣今兹乃若摧枯拉朽之易而又奮餘勇出異謀開峽道以通襟喉置哨堡以示保障七八十年兇悖之氣一旦銷沮殆盡户口賦役復歸版圖見百年之所僅見為前人之所未為有功於生人大矣非托諸文字之雅烏足以睎近而傳遠余誠儒生濶畧不適於用謬承臺檄躬在戎行雖獲寸尺之功亦猶豐山之鐘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能鳴也聽於下風竊

自增氣故不辭而書之亦欲效蒼蠅之附驥用垂
斯名於不朽故特强顏為之

平思田蠻記　王守仁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
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
辜而死者乎廼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
德綏勿以兵虔乃輿師振旅信義大宣諸蠻咸慕
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

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不期月而諸蠻

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

告思田毋忘永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

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嘉靖戊子年春臣

守仁拜手稽首書臣林富張祐刻石

平定安南碑記　　　　羅欽順

安南黎氏受命天朝以有其土六傳而至於譓權

移身竄不復能國其臣莫登庸者因而據之踵襲

故常妄自尊大兩廣暨雲南撫臣廉得其實具以狀聞皇上赫然震怒謂黠酋敢爾悖逆法所當討遂允廷臣之議將興問罪之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經方提督兩廣軍務首被命調集兵糧相機撫勦公博謀精慮規畫皆以時定遂檄諭登庸父子使知大義所在迷復必凶復榜諭其國中士民俾各倡義輸忠以轉禍為福賊黨聞而惴恐然猶時出譎計旣卒不得遂乃具降

表悉以其土地人民之數來獻伏聽天朝處分公於是為通其表於朝僉謂夷情叵測且臣禮未純不可許上以為然乃申命咸寧侯仇公鸞總督征討諸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公伯温參贊機務璽書敦遣授以便宜之權二公乘傳至梧聞賊計尚懷猶豫毛公曰是制之在我乃更檄問登庸乞降之誠何以表見度其未即應遂指示諸將佐分領精兵十餘萬列屯界上將尅期進取

賊益恐亟以書來願束身聽命削僭號奉正朔歸
侵疆土地人民悉聽處分者一如前章而哀懇加
切二公乃以便宜許受其降直關城之北為壇至
日昧爽設龍亭於上覆以黃幄旗纛儀衛以次畢
陳文武官僚分班拱侍門既闢登庸繫頸以組令
其姪文明奉表前進躬率諸小目及耆老人士跣
而趨至壇下俯伏以俟執事者宣布朝廷威德莫
不竦聽乃受其降表登諸案而釋其縛登庸仰瞻

黄幄拜稽益恭其國人遥列關外者亦皆北向稽首無慮數萬少頃登庸遂趨詣軍門俯首再拜跽聽訓辭總戎為言自非皇仁如天汝安得復有今日其歸俟命於國中復再拜而出喜浮顔面嘉靖十九年十有一月三日也於是閉關徹衛申固封守公私上下皆相與事事如平時懽呼之聲不踰旬而徧於四境流聞海内莫不熙熙如也降表聞皇上察其誠至特矜而宥之復念其士民表請之

勤授登庸安南都統使仍許世襲論功酬勞毛公加太子太保蔡公陞右都御史仍舊鎮暨仇公均受上賞其餘陞賞有差於是廣中諸士夫相與言曰自古制御蠻夷固非一策然或傾天下之力而後濟其亦憊矣今兹之役師集而未行糧具而未裹而登庸悔罪乞降皇皇焉如弗及是豈偶然也哉良由我皇上神武聖文聲光暢達於無外故綏之即來二三大臣一以尊主庇民為心而不為身

謀故誠無不動信可謂無前之偉績已然非託諸文詞
施之金石將何以垂示萬世乃具書幣遣梧庠訓導
劉鐸来謁余文欽順卧病山廬既愚且耄然事端初發
未嘗不與衆同憂及兹側聽懽聲又不能不與衆同
樂雖文辭萎弱竊以為晚年之幸殆無以加此諸君有
請其又奚辭頋兹役之預有勞者武列自總兵副參
下至千百夫之長文列自撫按藩臬下至庫莞巡邏
之微不能盡載官爵名氏謂宜著在碑陰並垂不朽

若參政翁君萬達則勤勞最著衆論攸歸又不容不表而出之也其事既備遂聲之以詩詩曰虞有頑苗迷帝之則師弗窮征終然來格兹事遼濶累代無聞不圖今日見此殊勳逖彼安南世修職貢黎裔寖微賊臣乃縱涓涓莫禦遂至湯湯逞其詐力亂我天常命將徂征皇威有赫將則元侯上卿贊畫撫臨重鎮亦既得人萬全之舉屬此三臣調度既周詢謀亦廣文告之辭明如指掌白旄旆旆虎旅桓桓先聲所震

洶甚驚湍企仰軍門輸誠恐後函表囊書戴皇而
驟重關夙啓黃幄高張素衣委地長組縻航土地
人民天朝所有腰領獲全死甘速朽羣公上請天
子曰嘻涸鱗窮獸忍弗生之悔悟方新惟新是用
俾為都統以輯其衆交人驚喜有隕自天百拜稽
首天子萬年思昔舞干文德何盛媲美重華惟皇
明聖除兇有命大義聿彰包荒有裕祖訓彌光亦
有忠良齊驅并力動必應機謀無容隙陽開陰闔

黙契皇衷何頑不感何塞不通南徼既寧萬邦胥慶正徳厚生式符嘉靖洪纖咸遂飛走攸同勒辭貞石以詔無窮

平蠻碑記　張岳

嘉靖乙巳春詔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珪征㔸馬平縣五都諸蠻蠻據危險為巢以十數大者五六百人小亦不下二三百多儲蓄藏以防征秋八月徴

兵悉會龍城分為三道右叅政鄭絅監叅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窩雷巖同銀北岸左叅議趙崇信監叅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田北冊洛㵲南團口巢副使魏良輔監都指揮李霽統東蘭兵由西道以向都博高桅龍船九月丁卯諸軍按道分攻雷巖北岸平田北冊洛㵲都博克之遂進圍魚窩馬鞍高桅諸巢冬十一月幕府至自蒼梧廣東右叅政張烜從留叅謀畫

又檄副總兵程鑾馳入兼統諸軍晝夜督戰攻技並設無遺巧賊亦隨方為備明年丙午春三月僉謀緩攻以弛賊備撤圍若去之而旋復乘之各募敢死士緣石壁夜登奪其險隘據之諸軍以楯相擁翼繼登戰於隘中又戰於支頂且登遂至絶頂火砲矢刃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夏四月甲午馬鞍破丙午魚窩破魚窩者尤險惡自國初以來凡四攻弗克至是與馬鞍俱破蠻中震恐因撫輯餘

黨分兵屯守護旁近居民耕種遂班師是役自秋
徂夏嶺外行師未有若是久者而將士效命謀猷
壯武異論莫能譁久益奮厲迄用有成功以仰副
聖天子詔命是月幕府移駐柳城既又至于蔓周
覲營壘閱諸將功最叙刻於崖石山可平石可砥
惟聖天子威靈彰播遐邇億萬斯年永永無已

吳中丞平嶺西前後功記　　王世貞

前是吳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被

寇者當是時御史大夫淩公以十萬衆蕩平諸巢
穴而獨以西寇屬公公練卒蒐乘廣儲蓄申賞罰
轉怯令勇因形為勢寇已歷歷墮股掌間而會諜
得昭平三屯最强而孽最甚即勵將士捲甲而趨
大破之窮追出其背擄斬渠酋以下千三百七十
餘級俘血屬三百有竒牛馬糧仗稱是捷上加祿
一等錫金幣優奬已北三河池㕲咳諸寇復叢起
公議先其急者選將士分道襲擊復大破之剿其

腑擄斬渠酋以下四千八百餘級俘血屬三千二百有奇牛馬糧仗倍蓰於前捷上詔錄一子入胄監錫金幣差次之而公已入為右司徒矣未得代丁內艱去當公之破賊時輒行視要害立城邑民人其良者而儲胥之俾專精其力終南畝畫賦給役比於中土天子時時心念一卿士能寬我南顧憂今者安在蓋甫服除而太宰以全嶺之大帥請即進公御史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切得

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懽忻鼓舞若離
乳之赤子復歸父母之懷而其威德之所流聞則
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騰將吏
覬勲唯敵是求公曰不穀拜天子之命綏靖若曹
不可究武姑與時消息久之府江之大桐江猺起
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猺獞而抄畧行旅剽虜廬
畜浸淫及遠衆議大征公曰大征費鉅莫措也且
示之聲迫使匿也潛分兵為四哨屬文武大吏將

之凡十餘戰蹋其穴百十餘處擄斬渠酋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有奇撫而即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鵝松柏深埇等寇復繼起公即移師合嶺東之勁為五哨分道掩擊復破之擄斬渠酋以下八百餘級俘血屬二百有奇先後捷上詔錄一子入冑監錫金幣如前蓋聞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垂迫於閩粵及西南諸水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墝埆深巖大壑箐棘

毒瘴往往而是自職方之圖益闢而與猺獠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勝則蝟集敗則鳥竄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驟發驟定且無論國家之於猺獠取覊縻而已間不勝其擾一搜捕之然亦僅僅取懲艾雖以韓襄毅之果王文成翁襄敏之算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執政者始務以威勝之決筴除剷於是淩公與前後大帥殷劉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避鏌鎁之憯而賊之授首

於鋒鏃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踰賊勝乃能鼓其所不足而擄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為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擄斬若稍不稱提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肘金横玉之報顧上以節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甚於肘金横玉故也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為嶺右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公故

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某銜公德自嶺歸而以事狀授余余為之叙其畧如此陸生倘以示公則為我併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即有代者顧以班定遠之語任都護者語之也公吳姓名文華嘗視學其地有賢聲當二千石吏治時為天下最拜璽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

平古田大功記　　張翀

隆慶四年皇帝念廣西地方近為諸峒蠻所蟠據

縣日以削乃下廷議諸大臣議曰廣西南制交阯西控滇貴北連荆楚蓋天子所以藩翰邊陲之國也誠不可委之不治然非專敕撫臣特有才望者以開府其間殆不能有成功乃簡石汀殷公某以都御史授節鉞而來維時兵部左侍郎蟠峰李公某為總督素與公志同道合公既至即檄諸司議所宜先適今都御史華溪郭公某為左轄力贊公先平古田蓋古田自弘治以後官兵敗績縣治湮

没甚至越會城戕命吏罪莫有加焉者公意遂決七月徵各司兵凡十萬人總兵官俞君大猷總其事以叅政柴君涞叅議龔君大器副使鄭君一龍應君存卓卲君維中僉事金君柱等各為監軍督餉以副總兵門崇文叅將王世科黄應甲遊擊丁山都司錢鳳翔董龍曾國賢等各為督哨分七道進凡三閲月破巢六十有二斬首級七千四百有奇俘獲賊屬牛馬器械以數萬計我兵無一摧折

者生擒首惡韋銀豹等械送闕下皇帝稱賞焉各晉秩有差公又疏復縣治改為永寧州即其下六里最頑梗者立為三鎮以分其勢而扼其背焉可謂經畧之全能矣即今桂林以西民猺樂業豈非廣右用兵以來二百年之偉績歟廣之父老子弟及卿士大夫莫不感公之德思以銘之百世某里人也胡能贊一辭哉因不揣僭為之言曰同一古田也在先朝之初則以三省之力而不能救諸將

之倒戈在當今之時則以八十年之險而不能保數旬之破竹豈其時有難易抑亦事有優劣歟嘗推其故有三三者何天子保治留心四夷而碩輔元老鋭意安攘之烈故公得以無内顧而展其才此成功之始也公又以豪傑之才光明之度壯猷多算不奪於羣議而一時文武諸賢同心戮力此成功之中也收兵之後不事虛文必分勢立鎮以堅其無反側之心此成功之終也非始不足以乘

事機非中不足以決大策非終不足以保長治然則是功之成也不亦有然哉雖然某猶有說焉漢趙充國經畧先零之時兩將軍與中郎將出擊降斬萬餘人詔罷兵矣充國獨留屯田明年五月又降斬三萬有竒乃請罷兵屯古人經畧長久之計不可見乎是故廣西之寇亦多矣如古田者不暇悉數古稱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信未易言也所深幸者有石汀殷公為之於前而又

得華溪郭公繼之於後二公皆當代豪傑其所樹立皆非尋常可同日語者則吾父老子弟享太平之澤寧有窮歟寧有窮歟某不敏敢以是刻石告之將來

平府江大功記　　張栻

維廣右崇山大谷逶迤數千里蠻生其間負險易亂自秦以來教化所不能行恩信所不能結唯在乎威之而已威之為道小之則剿大之則征豈不

存乎其人哉諸蠻自蕩平古田之後稍事斂戢唯府江猺獞當全省襟喉之會由正徳已卯以迄於今幾六十年矣其間負固阻塞刦掠占據使一州五縣之内行旅官民田糧府庫受害有不可勝言者雖仁人慈士猶且奮臂況以豪傑之才總文武之寄者哉維時廵撫廣西副都御史莆陽郭公某適膺其任公蓋憂民之深䇿事之熟者會提督兩廣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古歙殷公某當古田戡

定之餘有蕩平全粤之志乃各疏其狀於朝朝議以為稔惡不討無以固招徠者之心不如征之便而以先後廵按御史李公某唐公某紀察之二公極留意地方者命下之日公遂調計兵食發左右兩江之卒凡六萬人以兵備副使鄭君某分廵副使金君某僉事夏君某為監督官以右江叅將王世科都司錢鳳翔王承恩原任都指揮使董龍為統督官總理糧餉則以叅政胡君某紀驗功次則

以副使劉君某至於總統一切軍事又皆屬之總兵官李君某於是分布既定謀猷載同諸君罔不矢心戮力驅馳乎師旅之間兵進於隆慶六年之冬止於萬歷元年之春正月賊來迎戰者隨戈而倒各退保堅巢即分兵攻之戰愈力賊各墮崖而下無不克者凡斬首五千級俘獲數萬頭招降者不計其數何其偉哉報至天子嘉之恩賚各有優渥公又以大征甫畢善後宜圖爰酌六事上之六

事者復土司設專將通水陸處兵費定縣治分田糧而以兵備副使徐君某叅將王承恩終其事至今三峝兩岸之間謐然稱順治之境矣嗟乎一府江也未征之前商旅日阻州縣日危田糧日損兵費日繁既征之後阻者通矣危者安矣損者增矣繁者減矣何旬日之間而先後頓異如此耶譬之居室然千金之家久而不治日為風雨侵愈支愈敗矣善居室者不以一勞為憚即其溆而新之有

不煥然改觀者乎是故因循遷就者養亂之原也
任事憂民者地方之利也故曰存乎其人而已某
里人也抱桑梓之憂昔嘗鳴之闕下久矣乃客歲
聞古田平今又府江平寧不大有懽快乎睹淮蔡
之豐功乞昌黎之健筆爰效厥義用附里銘銘曰
險彼府江巒負為限幾六十年咽喉之患帝命方
叔爰整其旅睠焉南顧施此時雨維此方叔王命
是膺謀似泉默斷若雷聲乃秉天戈深入其穴雷

掃烟清霜飛塵絶我猺我民我峝我谿何以善之

屯田便宜膚功既奏帝曰孔嘉恩賚有渥光於邦

家父老曰嘻覩此洪造願言根除百年是保

平北三大功記　　張翀

廣西之寇在桂林蒼梧則有古田府江爲最在柳

慶之間則有懷遠八寨北三爲最古田府江懷遠

諸賊先是都御史巡撫殷公暨華溪郭公次第平

之矣唯北三八寨至今未平瘡痍未起加以蠻性

變詐巢穴險阻當事者慎重之也萬歷五年小江吳公適開府廣右訏謨勝筭武緯文經乃檄地方諸執事者曰惟廣右僻在南疆猺蠻為害梗化久矣其議所宜先加兵者執事議曰今之寇莫憂於八寨北三其八寨業已招撫徐觀其後而北三者則跳梁已極且立赤幟於諸蠻之間使北三不懲則諸蠻不懾諸蠻不懾則八寨之撫不堅宜先加兵無愈於此者吳公曰善會柳慶守巡各以遷職

去公遂檄永寧兵憲吳君善來經畧其事焉吳君行公戒之曰兵貴潛機使敵莫測近而示之遠者法也君其先聲指㘞咳河池乎吳君曰敬聞命矣公遂徵兵於各土州司會守巡該道陳君俊尹君校各次第抵任二君素沉幾諳練加以受成於公而又合謀於吳君其猷益壯矣乃以右江叅將倪君中化統柳慶諸兵而遷來三哨則屬之永寧叅將王君瑞焉兵果先從便道故為聲影於河池㘞

咳之間賊不以疑也不數日則兵趨北三諸賊以為從天而墜已不及掩耳矣兵進凡三十日克破巢寨一百有奇擒斬四千八百名顆而俘獲賊屬視擒斬倍之牛馬器械視俘獲又倍之自廣右用兵以來神速稱快未之有也公又疆理土田分兵屯種益為善後計凡八寨以南河池以西靡不聯絡待命恐恐焉不保旦暮豈有縱横出没如昔日態耶績上上嘉之晉公大司徒郡中鄉大夫及父

老子弟各置酒為地方慶且詣守巡使君請記使君轉以屬僕嗟乎翀胡能為公記耶昔石汀殷公平古田僕書於桂林華溪郭公平府江僕書於蒼梧今桂林蒼梧之間頌二公之功者尚浮於僕之文是其文不足而其功常有餘也況公之北三又事倍於古田府江而他日頌公之功者豈不益浮於桂林蒼梧耶卉服椎髻鳥語狼心不示其威則不憚也平禍定亂昭德垂信不假諸勒則不傳也

南山之石玉屏仙變風雨不來千載一日此非公
之碑如有待耶於是父老子弟爭趨而磨懸崖而
書諸峝猺獞莫不相率來視以手加額曰南蠻何
敢反乎何敢反乎張𦐇聞之乃從前數廣西之冦
幾已殆盡遂援筆為記

平懷集峝蠻碑記　管大勳

兩廣故百粤地國家並建兩省剖土分疆若犬牙
然懷集介封開陽賀間蠻獠錯居而金鷄松栢古

城水細黃沙等𡶶皆賊巨窟聯絡深埇澨𡶶諸巢
每一出沒兩省騷動迄事亡論已隆慶初劇賊陳
龍洲夥衆流劫百户朱裳死之萬歷以來肆劫獨
週越劫西水攻陷坊郭里殺新民羅廷朝阻截知
縣江道罪亡赦歲甲申冬賊首嚴秀珠車廷惠劉
高萬徐廷穏鄭明端歐福正吳朝海等糾黨三百
餘剽寧𡶶抵下埠衝寨門掠開建蔡村封川文德
鄉戮居民黎世通等擄男婦財帛勢猖獗官兵不

能克總旗史二死焉當是時我西粤方大舉府江
賊乘虛至梧肇兩郡震駭總督連江吴公赫然曰
懐賀封開吾重鎮肘腋豈堪此鴟獍譸張虓獸咆
哮邪夫主上授節總制正以兩省卒警兵力牽制
便調發撲滅爾迺會巡撫龍溪吴公巡按姑蘇黄
公馳奏闕下檄蒼梧兵巡僉事來經濟暨嶺西兵
巡副使王泮府江兵備叅政葉朝陽決策議剿窑
行廣東巡海副使陸萬鍾羅定兵備僉事鄭人逵

挑總兵標下東西兩山精鋭三千名發潯梧叅將部兵併歸順都康二土州戍兵三千五百名分五哨選將韓門咸會梧蓋若聲援西討者賊不為備以乙酉歲二月二日癸卯𨚫校齊發叅將戴應麟領伏虎哨克松栢埇七金鵝三崗斬嚴秀珠原任叅將王如澄領蘭崗哨克古城上下二崗斬鄭明端原任叅將魏宗瀚領石牛哨攻深埇佛萎龐埇諸巢克之斬劉高萬原任遊擊沈茂領會珠哨攻

水細白蓮黄沙龍塘諸巢克之生擒徐廷穏原任守備楊夀甫領仇尚哨攻大灣磨刀企埇諸巢又克之生擒歐福正賊奔崇崖據險結陣拒敵諸將士奮勇併力仰攻甲辰擣青水尾丙午奔鐵帽山戊申破飯甑埇庚午掃大灣山賊披靡俘斬有差懷集縣知縣林春茂督兵把截燕嶺三妹等山生擒吴朝海殘黨竄匿巖谷中甲寅下令搜捕悉殲之撫銅鐘牛欄良猺四百餘墾田立營留兵屯守

已巳班師是役也擒斬首從賊總八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二百餘馬牛器械稱是師行僅逾兩旬衆不滿七千兵無加餉神謀妙算悉禀於督府而扺擣之竒戡定之速蓋有莫測其幾微者猗歟休矣上聞併録府江功賜璽書出金帛爵督府吴公子一人晉廵撫吴公禄一級餘將吏次第叙賚於是梧郡太守林喬楠同知鄒通通判李先春劉學恂推官莊敦義請紀其事勒之懐山俾百蠻凛凛

永永向化云

平妖懋績碑記　　陳瑤

思郡自文成遷化以來士民安堵刁斗無聞迄今被其休者士頌於庠民歌於野嬉嬉然共享康泰無事之福烏覩所謂潢池弄兵山林嘯聚睥睨神器狡焉造反也乎何隆安縣賊馬日仙者身挾妖魔愚惑衆庶自擬齊天擅以天爺自號謂能駕天驥遣神兵通上帝所至愚民奉若神明遂建號太

平元年頒建巳歷日立將相設官僚納叛招亡聚徒湍山張牙布爪犯我疆域閱兵於膺舊之墟旗鼓若雷聲震天地四野流離萬民惶懼勢亦急矣斯時也急剿則根蔕易拔觀望則滋蔓難圖是非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焉能掃蕩妖氛保全庶類也乎朱公諱國玘浙之嚴陵人起家文學更諳韜鈐平時而政若春溫有事則令嚴秋肅畫計如神見機獨蚤遣官兵以扼其咽喉調土兵以破其胸腹

加之縣兵扼絶於前道兵轟列於後四面交攻羣兇喪魄餘黨散亡渠魁分析遂爾揚威摧陳探穴擒虎其令司官徐士煥哨總楊玉保蒙思堯擒陸士宗林才等於定羅之疆者公以奇兵用也其令經歷胡湜父子不避九死躬冒矢石擒馬日仙於楊墟之界者公以正兵用也其令富賀邑侯親督鄉兵擒陸應宇於隴建之巖者公以完策勝也公夙夜籌謀卒致元兇獻馘魍魎潛形疆圉清寧中

外禔福其所保護者宏其所奏績者大僅僅一石詎能揄揚其美也哉乃薦紳黄玉鉉孝廉蒙淩雲明經張鵬翮等惓惓問言於予以勒其私予言不文因質叙其勲伐以鎸於石俾萬世而下咸知公之盛績謹爲書石永記

歸化圖記

田汝成

太平歸化圖者龍州儕宜馱𥧌宜陽諸十八村也故爲左州屬左州土官黄仁之謀立也使人私於

龍州趙奎曰仁不忍宗祧之故而有閲牆之爭四顧寡援仁又素貧願以君之靈定之使仁得奉其祭祀惟是先人之土田不敢愛其以腴沃若𠏉宜十八村者為君供湯沐具四十年奎欲毋聽或説之曰左龍隣也緩急人之時有恤隣周急仁義事也柰何勿聽夫彼與其弟爭欲以賄賸不愛其土地而求貸於我事濟是我有大造於左州弗濟則十八村者自在也君何慊焉奎許諾假四千金卒

定仁位後四十年而奎子帖堅嗣左州以十八村請帖堅怒曰我生髮未燥固知十八村我屬也弗與後仁孫昱以罪誅左州置流官龍州喜曰莫予奪也已帖堅六傳而至趙源源死而有韋應之禍龍州亂無主都御史林富令趙楷以官讓其兄子寶而令寶厚貲酬楷豢雞之稅十八村與焉楷素狙詐多黨與兇狱兩主亂龍州者垂三十年得田愈恣州人畏之於是雖左州不敢煩十八村矣然

左州太平府屬龍州則否而十八村環太平府郭又太平故無附縣故十八村為左州則太平不以為逼為龍州則太平孤立土酋重大懼不能自存正德間知府胡世寧詳督府請追奪龍州十八村環太平置附縣視他府時不主其議賓賂揩時亦有言於督府者督府方幸揩還寶官不暇省嘉靖十六年揩復弑寶而朝議有交南之師太平當交人首壤於是府人訴單弱愈急且曰即有警是無

太平也督府憂之屬兵備副使翁萬達為計翁曰
太平以十室居土酋中何異肉處虎口承平無以
自存矧此軍興夫楷三弒主而自立一旦慮誅合
謀交虜囊太平以提我揺動非小請先誅楷楷誅
則村復村復則縣立縣立則府實乃可有爭設計
擒楷傳翁擒楷諭以立其子不絶趙宗因曰汝子
三尺之嬰必立之者以趙氏世有龍州所謂定分
也龍州亂垂三十年一旦待襁褓而定者以簒奪

必討罔可逃刑所謂天憲也汝不死不足以明憲
十八村不出不足以嚴分楷涕泗請死曰即是所
以生楷也手條列十八村籍上之翁乃廼從崇善縣
附太平府而以十八村為崇善縣歸化圖編户十
里檄知縣徐錡指揮王良輔經理其詳錡良輔來
言曰新民多偶語疑有變於是翁曰督府下令以
十三事撫新民内二事定賦税二事均役力一事
言立社學教弟子事畢而楷妻黄氏亦時時向州

目農賢輩流涕曰今天官定我家十八村故左州
屬若輩無覬望摇煽禍趙宗也新民大定遂徙崇
善諭曰魯頌有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亦曰
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夫有苗弗格文德是
勤鬼方三年遠役未憚何者區域有殊含生則一
則聖人内夏外夷仁至義備法天資始體地含宏
内寧之餘外顧不廢以故人文日開聲教遠被四
峝十八村者穴蟻轍鮒何所輕重歴年既富遂啓

戎心嬰情金玉徘徊雞肋彼狂何知日尋禍亂是故忠州之酋宜撫而四峝之富不可繼也龍州之孤宜恤而十八村之約不可寒也於赫翁公執我天憲戡亂以正刑拔餌以信憤繼絶以廣仁徵盟以崇信膺懲協謀變易合道不其偉歟說者謂龍憑之變為始條理事南太此舉為終條理事豈不以龍憑之事折衝樽俎屠翦鯨鯢勞徵裹甲功崇止戈決策為難運籌居上此特開誠布公驅逆效

順較之於彼似為雍容爾乎於戲輪轅既飾或推於碕楫柁備施或洄於波收彼粗悍如捕犇翔置我藩籬飲啄無擾而且反側悉心覬覦絶計孰謂終條理者為易易耶智者知之可為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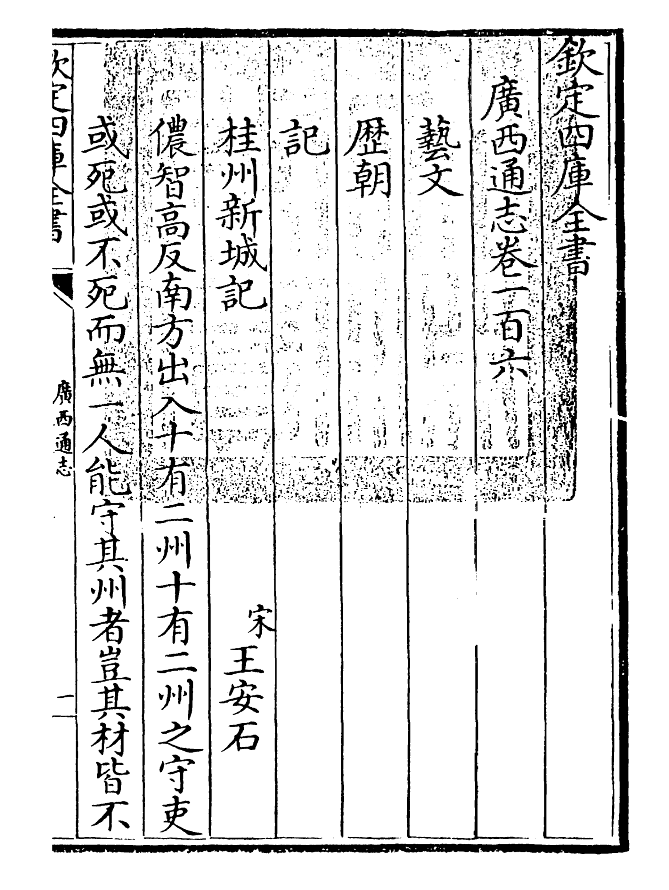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田琦紳



廣西通志卷二百六

藝文

歷朝

記

桂州新城記　宋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

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非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戸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竒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

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捄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

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憂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

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葢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宜州鐵城記　　黄應德

嶺右自淳祐以來數傳雲南有寇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師戍之今大帥寶文胡公時以郎官轉對上

前獨謂遣戍非經久之策當如李德裕籌邊故事按山川道里擇險築城以扼其阻上雖下其議未果行也寶祐甲寅秋前聞復棘上思公言乃復經畧一道公至閱履封以宜當西南夷間道必能干城者可畀虎符得武經大夫雲侯拱守之侯詣帥府受約束公曰惟事事有備無患耳昔劉宋元嘉時佛貍未入寇盱眙守沈璞獨以郡居要衝繕城浚隍上下皆謂過計及魏兵南向所至赤地而大

將臧質特籍璞城以完往事明驗可見已今震於其隣獨不當為徹桑計乎侯奉命惟謹至宜顧城陋不足恃則經營距郡二里而近有山環繞皆峭壁懸崖內可容萬竈飛泉石井取汲不竭侯熟視嘆曰防險無踰此矣及聞於公公以聞廟堂得旨以幣百萬下之郡鳩工計材伐石畚土因山之勢聯絡而城之周遭一千八百餘丈為牆為門悉與山相繆山之前下瞰龍江後倚天河四面形勝屹

然天成鈎衝肉薄無所施也凡州縣治寨舍糗糧器械峙積之所咸備而俟未以民遷始徙附邑宜山治隷焉然宜民知保生聚者亦莫不適有居用永地于兹新城又以見侯之是役非獨地利人和從可知矣役始於乙卯季春之望訖於仲冬之朔指授規畫必躬必親其董而相之者郡從事鍾愸文學掾林均清遠節度推官顔得遇也城成以其砌疊皆石乃名鐵城圖上帥府寶文公命應德記

之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不能自為險也而設險則人力存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暴者不必有也而恃吾有以待之易前民用豈我厚誣今宜得侯為保障重門設險於以禦侮備患也何有是為記

重修藤縣城記　　元　吴瓊

廣右之地西接苗蠻南連交阯惟藤最為衝要蓋以其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繡江北流而逾

其城之東二水環流接於東廣舟車輳集人物繁稠古城方有五百丈自宋末歸附至今圮壞久矣至治間始有崗寇自右江乗舟出沒行刼往來任守牧者每遇警急立栅隄防而已矣天歴乙巳寇猖獗從繡江下攻陷其城殺傷軍兵自後來攻一十七次縱火焚蕩民舍官廨神廟悉為煨燼至順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峯文侯魁來知是州下車之初首詢被陷之故慨然發憤遂集諸父老會議因

古城舊制而增損之務在於不擾而辦然以本州版籍遭火不存乃督屬邑各社農業丁口驗丁數派每十丁修築一丈立定規模傳之久遠但有損壞隨令修葺於是民皆歡喜趨役旬日之間城塹新而秋毫不擾敵樓雉堞聳漢連雲為嶺外之傑觀矣乃分布軍兵措備攻戰之具嚴加守禦至於四境亦設猺目官給旗號法令嚴明隊伍整肅壬申二月初二日寇有四百餘徒乘舟至城門侯乃

將帥軍士赴敵殺獲旗頭蘇爲等三名射傷頗衆又分攻東南二門城中築禦謹密冦各退散向梧而去是歲五六月間冦數次往來皆潛踪而過不能為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有冦千餘徒乘船百餘艘是夜艤於城之西岸見城防守嚴備不敢向而下梧遂流攻刼封肇諸邑殺戮軍民横屍蔽江至二月初十日從州北潛地而回於是州人益感侯之力而遠方商旅鄰郡士庶扶老攜幼而來托

者如歸焉侯乃西郡世家顯仕於朝自負器望出守於藤適際蠻寇作孽嶺外二廣海北三道多罹其害獨藤城殘破之餘得侯為完修蠻寇避不敢犯譬猶廻狂瀾於既倒砥柱於中流焉信其難矣其他豐功盛德形於歌頌登於篇章於此畧之可也兹以藤人父老備修城之蹟徵言書之於石予嘉是事而敬公之德遂為之記

靜江新城碑陰記　　楊子春

廣西古南越地當楚越之交秦漢為南郡史祿開靈渠漕運乃通歷代更革不一隋廢始安郡為桂州總管府置大使唐因其舊尋改大都督府後又陞為節鎮宋置經畧安撫司國家混一寰宇建元帥府立廉訪司以糺劾一道稽之分野則唐僧一行宋蘇文忠公諸說以湘南為鶉尾之次桂林當軫十一度其論逈有所據我朝承平百年蠻夷率服城池稍以廢弛至正十有一年監憲伊勒濟呼

公憲副是邦明年淮右盜起湖廣不守賊遂入湖南衡永皆警嶺海震動公諭衆曰八桂根本一十六州國保於民民保於城乃議建築城池以為設險守國之要遂捐俸於官貿易海鹺積以歲月息倍至萬經制之費皆出於此以至正十二年冬十月甲子鳩工軍民就役者五千餘人自北而東由南而西城廣袤三千七百丈監築官吏分命督役人各賦四十丈鑿石於山督工吏士凡二百餘人

計日取石皆有數工匠及軍民充夫役者日給鹽折錢一百文廪米三升凡城内外自頂至踵皆甃以大石瀋米為膏煉石為灰擣如墐埿塗澤其中城兩廂皆砌石三重基址堅厚自下樹石櫛比而上端方周正文理緻密繚繞周廻一十餘里起於東北寶積山連風洞因山為城增卑益高築女垣建睥睨各數十百又東為就日門又東為癸水門為行春門又正東為東江門正南為安遠門為通

明門左為掖門以達東江門又南為小南門又西為麗澤門為西成門西北為寶賢門正北為迎恩門為安定門為拱辰門為鎮嶺門城門皆建樓閣設闉闍其最大者為逍遥樓下各為磴道以便登陟團敵為臺者三十九臺上建樓樓皆外向以便觀覽團敵之中又其大者建雄邊樓城門樓閣其高廣又倍之守城吏士為周廬五十三所以庇風雨城上壘陴外向皆有箭眼内亦設女牆以防墜

佚城之顛面皆砌以磚石其平如砥外築闌馬牆以護城輪奐一新雉堞相望流水縈帶羣山聳立長虹天矯烟雲相連誠一道之偉觀也肇基於至正丙申之冬竣事庚子歲之八月凡一歲耕穫之時休暇以恤民力以實計之四年而克成厥事其勤可謂至矣城以丈計三千七百有奇城高二丈有奇城面濶三尺有奇以丈計當用之石一千餘枚為石三百一十萬八千有奇工石之工以日數

之六十三萬五千五百有奇軍民夫役之在官者以日數之一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有奇城臺之樓以間數之一百七十五楹有奇竹木之數計百餘萬灰與米和而為膏計米四千八百五十石有奇灰以石計三十餘萬有奇瓴甓之數三千萬有奇金鐵之用以斤計之一十萬三千八百有奇財用之廣鹽以引計九千九百有奇折緡錢三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軍民之役於官者傭工廩稍為

米三萬一千七百二十石有奇犒賞之用不在數焉其費可謂大矣是役也官吏督工役者一百七十八人工石之工一千二十七人竹木之工一百一十八人取石於山監臨官吏二十七人吏卒四十人惟百執事之駿奔兵若民之効力其勤勞之至四年於兹城築大事也不可以不書爰備述其事勒之碑陰云

原建永安州碑記 彭栗

永安古蒙州地也蒙州舊治去立山縣西其地有蒙山蒙江州之得名以此年代久遠興廢莫詳考之地志唐武德間始有立山縣隷樂州樂州即今平樂府則蒙州在唐時已廢或併為立山縣未可知至洪武已丑邑民陷於草寇户損過半知州李昂奏革縣治為古眉廵司隷平樂縣立山之廢久經百年各處猺獞竊反居民流移他境守土之臣間提兵深入殺戮未幾而兇獷愈熾卒未有思所

以建置安輯之者成化十三年丙申巡撫甘肅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下車之初邊務方殷而平樂府江之警尤急乃悉發桂林官軍順流而下會合總府諸軍授以方畧分閫尅期進攻荔浦破賊險隘賊畏懼歛跡尋欲回師因謀諸總鎮從事者曰自古為治貴威愛兼行撫懲並舉猺獞亦人耳貪生惡死當與人同況聖天子明德慎罰詔璽書屢下未甞不以撫綏為言吾儕受此

重寄曾不是議而惟終歲窮兵以事征討無乃非
朝廷意乎衆皆曰然於是推誠備榜諭以兩廣先
此致寇之由與今所以弭盜之方慎簡司府賢而
有為人所信服者遍行招徠期在同心同德感格
兇頑復為良善未旬月間梧州府等處撫安編籍
各有成效立山猺老李恭玉聞風知感首遣子扶
寳等率衆詣軍門納欵願為編氓乞復州縣永為
保障都憲具招撫之由以聞蒙上深加嘆賞顧謂

侍臣曰都御史言是四方萬里之民皆屬朕之赤子與其捕剿以為功孰若懷柔以為德即日降敕獎諭許便宜從事都憲憫立山之民首先歸順即其地深廣四阻大山實廣右之腹心猺獞之穴窟復立州治以統攝之斯經久計也遂偕總鎮太監李坦總兵平鄉伯陳政副總兵都督僉事白玉三司參議遂舉桂林府推官閉魯為知州土民李扶實為吏目合詞上請優詔曰可名其州曰永安於

是都憲率郡衛執事等即其地披荆除草築城鑿
池周圍八百九十步門三包以磚石建州衙等處
分工興作庶民子來於時鎮守少監等遂相與董
其成焉始事於成化丁酉夏五月至明年四月訖
工復以各民丁糧通第高下編為里甲以次應役
又擇其俊秀子弟入學延師訓廸文教聿興人心
知勸落成之日衆口嘖嘖稱嘆謂百年梗化之蠻
弗事干戈一旦入於版圖轉殊音變異服奔走承

順與齊民等於此知聖明之恩大矣偉矣昔有虞之時徂征有苗三旬而猶逆命益拜首而言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振旅而還厥後苗民率來格於帝舜文德誕敷之日我皇上繼天保民專務德政而於統御遠蠻率先撫後捕是即帝舜遺意也都憲仰體聖心首建大策宏兵威而布誠信安反側而奠邊陲將見遠邇向風爭先歸順兩廣軍民自此可以安枕矣若都憲者

庶幾無負付托之重者哉而其建州設學編户定籍籌畫綜理之勞閑陳諸賢實任之是皆可書者也予故為之記以為來者勸云

府江三城記　蔣冕

灕水自興安海陽山分流而南經桂及昭會桂水荔水及他諸小水趨梧州曰府江梧有總府而桂則廣西三司之治所在焉自桂之梧未有不經府江者其江之流洄伏湍激亂石横波兩岸之山皆

壁立如削而林箐幽阻為猺人所居據險伺隙以事剽刼官船商舶往來為所患苦蓋非一日其間最為要害之地曰廣運曰足灘曰昭平上下皆百餘里自昔立為三堡戍以兩廣之兵合千餘人然守無城垣居無屋宇披草茅樹竹木以為營名雖曰營而實上漏旁穿坐卧無所一遇炎風寒雨軍士不免仍棲息舟中嵐瘴鬱蒸病死相枕其幸存者精鋭之氣銷耗且晝旦夕惴惴焉恐寇盜掩擊

之不暇其孰能揚臂鼓勇以當賊鋒哉先是兵備副使餘干張君吉議城三堡白其事於前總督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方始事於廣運僅完外城而張君擢憲使去未幾莆田鄭君岳以按察副使繼為兵備念前功未究思續而成之正德二年丁夘令南京户部尚書應城陳公適以左都御史來總督軍務君具以其事白之公慨然報可尋有柳慶之師公由梧至昭溯府江而上歷於前所云要害處

指授方畧令亟為之君乃以其年冬城足灘廣袤百餘丈高二尋為門二為樓五為屋於城中者五十楹以處將吏士兵明年戊辰冬城廣運繼城昭平廣運則因其舊而加甃砌焉為門一為樓二為鋪四為屋如足灘之數昭平西岸有廢城一區成化中總督桂陽朱公所築後陷於寇榛莽叢生狐兎所嘷豺狼所宅將營新城其父老進而言曰城之規制請廣之使兵與民並處而移廢城舊甓以

助費君乃度東岸亢爽之處為城一百八十餘丈為門二為樓八為屋七十楹移驛舍巡司於城内虛其地三之二以為民居而於三城之外皆環以壕塹其深與廣俱十餘尺竪旗標於方隅嚴鉦鼓於旦暮凡攻守之具無一而不給焉總其費磚以萬計者一百七十有竒瓦半之木與石視磚瓦十之九用銀以兩計一千五百有竒然皆出於公帑未嘗濫徵一錢其力則取於輪戍之兵及所居之

民未嘗他役一夫規畫考校極其纖悉無欺蔽浮沉之費既落成形勢壯偉規制完整屹為一方巨鎮君以書來屬予記其事竊嘗慨夫府江之寇巢穴深阻出没無時臨以大兵則禽奔而獸逸殄滅未盡遺種復熾肆常時防禦不能一日去兵而所以為守之之具者尤不可以無備顧兹三堡因陋就簡於數百年之間一旦舉而城之其為一方永久之利未可以一二計也使非陳公好謀能斷長

顧却慮知人善任不為疑阻則鄭君雖負籌邊長算安能展布四體無所顧忌共成保障之功哉陳公名金字汝礪鄭君字汝華擢憲使以去予同年友平樂知府安仁官侯彔累書來速記且亟稱二公保障之功不可以無述遂叙次其始末以告後之人

修羅城縣城堡記　　周賓興

嘉靖甲寅冬憲副洛南陳公以嚴明賢於當道部

院思庵鮑公因重委董師北行順江而下過金陵駐蘇湖以遏海寇明年秋始還粵西坐鎮柳慶至則於屬治州邑無擇窮荒僻地舉巡歷以徧其地方之治亂民生之利病山川之險夷道路之通塞凡可以禦寇利民者日焉於賢守令是詢及延訪故老鄉士大夫參酌衆論以得其詳夜則明燭獨坐靜言思之孰為善孰為未善孰可行孰不可行因革損益之宜豁然有得則喜乃識之漸次見諸

行事其勵精於政理者如此羅城隸屬柳州設邑

治於深山之中環邑而居者僅百餘室而四顧岑

寂藩臬分司舊無所備惟舊一公宇歲月經久撑

東而傾西居其下者每至於崖目不安公按歷至

羅邑不但信宿於此目擊其荒凉狀因詢其故以

城卑而可踰越城來寇者不知其幾自是而民不

敢居居於是者則遺黎及商販而已又窮夫宿寇

之所自至以西去六十里許異境劇寇盤諸隘而

來集諜肆綦循麓而下僅二十里曰中嵩環圍皆
山民物鮮少終日無人跡為冦所必經之路羅民
並受其殃視此以為坑塹公深知其然因築堡於
嵩之坡以百餘兵守之冦來也遏其鋒而折之其
或越堡以過則尾其後而殲之及其擄掠言還乃
邀其歸路不使有隻牛疋馬之利則羣盜於兹絶
跡自縣治延數十里皆帖席而卧而羅邑之保障
斯固先是公不欲勞民以傷財乃出公帑以募鄉

夫苐民樂觀厥成不召自來誠如子趨父事時委
余以課工余因以堡事分委巡檢李修自行督理
城池計三百餘丈增崇四尺周垣百餘丈高九尺
許首事於四月十有五日告成則五月二十有二
日也蓋民樂於效用而公務因以猝辦工甫訖父
老揚揚而來喜色相告明日余勞以酒肉乃喧呼
出門而去笑聲應山谷又明日復來告云生我者
父母也保障茲土以安我者公也庶民小子其忍

負公而弗感乎雖然感於吾心無以自見猶弗感也幸為識之識勿堅且久者感之未深也幸為鐫石以記樹於衆所屬目之處使觸於目而感於心不但感於一時之暫而已蓋庶幾氓之蚩蚩荷公之愛無已也余因慨夫公道之在人心不以庸愚而泯不以窮荒而汨民既有以感乎公余烏得不為羅民識之哉因為之歌曰始公之來羅城兮覩岑寂而悲愴奠黎元而求厥治兮計亦云其皇皇

亟垣堡而崇墉兮庶起敝而還康幸羅民之安堵兮頌公德於不忘紀厥績於弗磨兮樹貞珉於學宮之傍庶千秋百歲兮允矣萬夫之望

重修博白縣城記　陳良珍

博白縣唐南州故地也武德四年始置南州建城焉其後屢遭兵燹初毀於淳熈六年再毀於洪武五年復襲陷於天順之六年成化間都御史韓公雍營築之建門二正德初知縣張壁光堙其南門

名東門曰平政門其形如甕卑且隘僅容庾廥巨室富民鮮居其中萬歷二年夏僉憲道南適按部至登而覽曰邑依於民民依於城城而非民其誰與守况接嶺海之間密邇猺蠻荷戟負劍者不時竊發不擴而大之非所以蓄廣衆而杜窺伺也於是上其議於撫按請發餘餉三百金修之顧尹是邑者咸亟遷代去址基雖規度訖無成功迨三年延平林君瑄至殫力畢功趣竣事邑之博士吳君

希孟王君文焯請余記其事勒諸貞珉以示來奕余曰土漖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斯舉也得無重傷民力乎二博士曰適營度而衆工畢集令不煩而趨事爭先築者築度者度負擔而陶甓者環而列命侶而輿石者奕而至累土而荷鍤者絡繹而不絕民咸樂之奚其勞余曰民其可以義動不可以私役乎令之以道則民翕然從令之不以其道則民蹙然拂故虒祁築而晉石言長城築

而土崩兆非民之情異也顧上所以令之者何如耳茲舉將以庇民也非以疲民也令之以道者也非强之使從也宜斯民之悅而忘勞乎夫秦有巨賈室湫且隘珠璣犀象文貝縣瑑錯落戶外客曰君有千金之積而無千金之室如慢藏何於是高其垣墉大其閥閱崇臺廣廈食客被紈綺曳朱履者三千雖有鬼蜮狐鼠之奸望其垣墉遷延而不敢進矣博邑之饒甲西粤奚啻一賈也往者居民

之廬井衣冠之望族森列稠聚於郭外其内之所恃以為環衛者兵壯傜夫以守樓櫓鳴擊柝耳能保其無窺之者乎今百雉宏開臯門並建富室縉紳環堵其中菁莪棫樸之化汪濊淪洽營堡卒旅之士日簡練操閲文教武備與版築並興稚埋不逞者行將屏跡榛莽伏戎者漸已潛蹤寧復有望其垣墉如昔日者乎是役也城增一百八十丈有奇創南門曰廣化敵樓三串樓二百間經始於萬

歷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成於萬歷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董事課功者則典史黄珮本州倉大使陳崇

重修南寜府江城記　　蕭雲舉

晉興郡治濱河河水齧岸者數十年浸淫之久時有崩剝自鎮江樓毀後河流湍迅㴬㴬衝腰射脅頻年物力彫敝衿帶冠紳之屬不啻晨星青烏氏輒云水之害匪直士庶病也城郭亦病蓋水為發生導祥之源靜則利激則害順則善下逆則横流

城郭於江宜遠不宜偪宜堅不宜瑕為水也計者
導其勢為城也計者厚其基裁成功力固兩相需
也邕江之岸高於城身者尋尺循岸而上層累若
升梯然岸距城不數武春夏之交桃花白蘋兩河
並會洪流巨浸每歲輒二三至以為恒俯堞而瞰
之百雉瀕危勢凜凜欲墜故郡邑之有河患猶三
陲之患邊瀕海之患倭也故防海之憂與兵禍等
而捍衛之功與折衝等夫愚者處堂而嬉無足訝

已智士識微窺遠烏容泄泄然邑於江左為綰轂
自儂氏亂蒿棘閭井以勤王師宋元豐六年城始
再徙明興二百餘載稍稍豐其齒育守土者蒙安
襲嬉無暇問封圻事日月彌久城彌傾仄士惡善
潰重以淫霖薦之城以下浸浸乎阤半嚙矣去夏
陽侯為祟佐以雨師一夕而拉然𠜱然頻河之屋
至為河伯窟宅何以奠厥攸居會治兵使者胡公
諸所為恤人隱核吏蠹嚴斥堠蓄儲糈練軍實以

備緩急其綢繆武事良悉暇以其時諦觀睥睨間而憂之謂卒有叵測如城社何若不即治因仍陋簡及瓜以竣後之君子彼復狃如是將縣官奚賴焉而郡守林公亦然曰設險域民匪城奚衛是役㫒容已已於是召陶人為甓甓凡若干召石人為甃甃凡若干召埏埴者司厥役傭直若干而以文武兩官董其役晝地而築分工而廩勤者旌之怠者杖之經始於庚申之秋越辛酉匝歲而成城之

濱江與壕者廣輪之八十一丈高二丈五尺有奇闉闍凡四堞凡八十有九費僅二百四十餘緡貲廉而速工堅而完厥狀如玉鱗皓齒望而知為雄邦嚴嚴翼翼屹乎稱鉅觀矣於是文武董其事者與鄉大夫父老謀而屬余記石余聞夫子之繫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未已也而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良取諸豫當其卜卦尚象曷嘗有暴客虞而方晝儆夜方雨戒寒其重門擊柝之指所為

建威銷萌計周而策遠如此楚師伐莒以渠邱城惡衆潰傳曰莒恃其陋而不營城是故決辰而三都之境楚乃得志有土者奈何示人以瑕畀時周宣王中興修明文武之業既命南仲往城朔方又命宰衡保傅之臣若仲山甫者出而城齊其功烈被之管絃聲若金石迄茲爛焉夫以莒之呰窳而僨如彼周之飭備而興如此城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天子冲齡在宥詔師武臣力勛勦出塞奮而東

征又睠焉南顧時飭邊圉吏慎固城守乃臬使者乘軺行部宣政問俗即荒陴僻障趾必躬之邕據江左上游蠻漢錯處釁孽䖍䖍在肘腋間而衣袽之戒首營兹役至晨宵督厲冀有永圖且募健卒繕營房行且集材鳩工議復江樓以防水患是臬大夫暨郡守能宣布上意而與南仲山甫比烈也詩所稱出則賦政入而式辟儻云天保治内采薇治外者非耶雖然城固有形險也無形之險在黔

首當事者又呴濡而噢咻之業已不樓櫓而壯不
管鍵而嚴籌險如是古者鶉觚城郎竣事而禜之
惟時有鶉升觚爵之上主者以為祥徵余不佞以
卮言代觚而爵焉敢謝不敏惟是上下神祇實式
靈之其荷寵於邦君大夫也宜與邑之山川土田
並永永已代有興者畏民巖而增修其闕無俾城
壊是在愛養拊循哉是在愛養拊循哉臬大夫胡
名廷宴閩之漳浦人郡守林名夢琦閩之晉江人

郡丞張名繩臯滇之俞元人袁倅名晃楚之潛江人司理李名自滎梁之固始人陳令名奇器東粤之順徳人督役者萬夫長蔡名若芝郡人治獄事吳應選楚之黄岡人法得例書

拓建岑溪新城記

曾華

岑溪控轄連永而東有要峨崩塘之崿峭西有石瀧野狐之巀嶭南有馬嶺鳳山之嶙峇北有白石烏峽之巑岏業稱四塞地矣乃柄事者猶然煩拓

城之請何則岑非無險之患患在有險以為寇資亦非無城之患患在有城而卑隘不足恃以無恐也鄉官梁專監生梁以梧貢生鄧鰲生員甘克敬李紀等計先見此具呈當道請宏拓城池以堅保障以奠社稷以安生靈事當道鑒其訏謨遠慮真足以護國而安民遂允其計而請命既得所請以不佞未即入岑舉其事屬撫夷别駕歐公熻撫夷公規拓城堵幅員幾三百六十丈壁立儘一丈有

八尺酌議經用凡七千九百八十餘金居無何撫夷公以遷秩行不佞始奉檄視事不佞牧民守土吏也私念用兵之後民間瘡痍未盡起公帑未盡饒倘不殫厥心而下窮民力上濫公帑如皇上憫炎徼之意何如柄事者為國為民之意何用是凛凛悉心經理未幾城基開拓之始適王尉君覲事回任之日相與持籌而計隨事而酌版築欲速成又虞重妨稼穡錢穀欲時出又虞濫恣及冒破幅

員壁立悉稟成畫復又採之輿情益以臆見城之麓有隍以瀦水有三陸門以通道有二水門以洩霖潦城之上有四樓櫓四敵臺一長生樓七百四十一雉堞以資戍守佐地靈鳩合將作時則有若攻石之工攻木之工攻鐵之工塼埴之工設色之工分視員役時則有若董伐石者董陶甓與堊者董甃築者董採運木料者他若爨陶有奠壓基有祀架梁有祝以至廩給犒賞工食優恤之類備具

載籍中者又不一而足統計經用共費帑金實四千九百八十一二兩有奇經始昨歲仲秋至今秋孟月告成蓋閱歲餘而岑城非復曩時之景象矣金湯在望磐石永奠即猝有蹂躪可恃之以無恐是宜記之以詔來禩

重修太平府城碑記

龍文光

古者有城非弟域民以封疆之界蓋亦取諸盛民之義故仲甫之於齊召伯之於申於韓是天子命

大臣往城初封之諸侯盛民也齊桓之於衛楚邱
杞緣陵是方伯約與國城避患之諸侯亦盛民也
其功皆播諸聲詩事皆紀諸春秋乃今之郡何啻
古百里之大國今之縣何啻古七十里之伯五十
里之子男而城之畀薄不稱甚非古重城意也粤
西有太平郡古南粤地漢屬交阯郡曰麗江唐為
羈縻州宋平嶺南立為寨國初改為府逼近交夷
為全粤第一重門限是太城固而全粤藉之以安

太城脆而全粤緣之以危者乎頃者揭竿四起我粤賴聖天子神威遐暢當事綢繆慮周以五羊三楚之大藩焉不免齊魯梁秦晉之內地焉不免而粤以西獨免之飲水思源我粤安享昇平豈偶然哉乃昆明陳公守太平政通民和百廢具興而築城之功為尤著太平築城例派各土司土人不免秦境視我城身高低厚薄莫軌於度未幾輒圯垂二百六十餘年有憚勞恤費而適任其圯者有遽

廬其官汲汲若不朝夕者而城圮益甚大夫嬰其
㪚不避覽讟以從事時都御史許公駐桂陽馳檄
郡邑修城大夫以狀白報曰可是舉也材中度甓
中陶工中程費用如干咸取給於羸未嘗損民間
半緡派土司一役經始壬申之夏七越月修築城
垣周遭六百一十四丈月城一城樓一樓臺一輿
夫窩鋪八新砌月城便門增過鐵門二包裹北門
文昌門二鐵補東南西城門三蓋始事時大夫實

與崇善縣譚公工分仁義禮智信委任諸屬奬勸
振惰以故諸屬協衷庶民和會而成以不日也城
成之明年癸酉諸紳士民謀紀石而徵記於余余
惟築城有功勲著當時澤流後世者周公有雒邑
之營此取天下道里中也武侯之築諸葛城此為
當年據險計也惟是張仁愿之城三受降遮虜入
寇歲省費億萬李德裕之城威遠最為西川保障
則實邊城外固内地始安則太平為全粤門户而

交夷必窺之路我大夫有盛民之功如是不眞大有造於粤也哉昔司馬子長謂非常之功必樹之非常之人余於大夫亦云况我粤土地赤窶財賦不足當中州一郡自黔遼餉加人無固志余力為維桑請命而黔餉蠲遼餉减非曰市恩亦以為民也誠以余兩任繁邑深有見於民窮盗起盗起肘腋雖有完城將焉用之大夫凜凜務拊循不加派繕城而得衆心以成之尤其得無形之金城也夫

春秋書二十有五非義非時者書雖義與時必書重民力也大夫舉合義時於春秋法當書余故書而鐫之後之君子其毋阻於難而隳成績其毋忘大夫之功大夫諱爰謀南直興化籍昆明人譚公諱聖謨湖廣醴泉人他執事有勞者具載碑陰焉

柳州北郭碑記　余勉學

先王之建國也樹德以基設險以守此其為慮豫且淵乎昔者儂寇甫平余襄公遂城桂州君子與

之與其豫爾當馬平濯征蠻寇之餘諸椎髻卉裳方向風脅息人且以承平為賀而亟城其北郭豈治安之道莫是急乎蓋先人之憂而憂之非漫然舉也吾柳郡城當五嶺西南牂牁水自西北來會遶郡城三隅周旋東注雖非漢廣亦可謂天塹矣獨直北一面通塗數道無封域之限山谿之阻我固可往彼亦可來識者有深憂焉歷數百年卒莫之為何機會之難遘如此哉嘉靖二十四年秋九

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惠安張公
淨峰征蠻將軍平江伯合肥陳公竹泉以天子命
督師討蠻寇於馬平之五都師既克乃以其暇登
郡城周覽馬顧雉堞之綿亘俯江流之廻合喟然
嘆曰美哉將將乎洋洋乎其斯以為固歟然無崇
岡巨阜為之殿恐扶輿清淑之氣無以萃且覬覦
者易進猺蠻雖平容詎無他慮乎時郡邑諸生有
獻議於茲欲城北郭以飭外蔽者深然之念底厥

績須良有司適難其人已而崑山王君三接以南京祠部郎來守茲郡首謁於蒼梧即喜曰是吳中人傑也必能憂吾憂事吾事矣遂以諸生之議畀之俾底行焉君行省之復於公曰是守職也敢不奉命暨歸乃布德兆謀披草萊躬陟降既景乃岡考中用極度財計工審時約費為計簿以請於大中丞曰是果能憂吾憂事吾事者矣苟利生民財用何惜遂褒答俾底行焉命下君俟即召工師裒

材伐石諏日肇緒距北廂閬闈五百步許為外郭郭之長凡五百七十九丈高丈有四尺基視高省三之二起自西江迄於東冲因勢立基前却委蛇梵以陶甓實屏塗泥故不必隐以金錘而豐坊衺址鞏固如磐石焉即郭之中為譙門凡三正北曰拱辰心王室思藩屏也東曰賔曦崇陽德布和惠也西曰留照存陽明燭幽昧也門之上拱辰以樓冐賔曦留照以平屋冐各三間干盾備焉沿郭曲

折為敵臺十臺有舍旗幟列馬為軍營三營有廬楚戍卒居焉距郭中南十丈築鎮粤臺其高凡二十有四尺應坤之數縱廣凡一百八十尺當二九之數象兩儀也覆臺為層樓高三十六尺應乾之數凡五間象五行也左右有軒前後有廊皆所以羽翼乎樓旅楹四周象列宿也縱橫視臺樓之中扁曰粤西雄鎮言德威遠被胥底寧也臺南下有堂凡五間東西為序各如其數直前為儀門樹坊

於中又前為外門凡三間門之端扁曰龍城書院崇文教且將以象賢也中儀門左右為碑亭二即東偏為土地祠一自堂徂門蕭牆連絡左右布分環匝其外繚以閈閎規模氣象翼翼如也秩秩如也是雖因地利成天險而裁成輔相乎堪輿者陰以寓焉是役也內則取諸四所之軍餘外則取諸三哨之上卒而居民曾不知有號名之煩凡役於公者人日給銀一分有半圬者倍之梓匠視圬者

為增損木石之直以良楛為上下總其費皆於軍
餉取給而吾民曾不知有征科之擾工經始於歲
丙午冬十二月末朞而臺成踰年而郭就樓觀門
堂翬飛鳥革觀者驚循神靈之所為靡不嘉我君
侯經理之有方也而中丞成始成終之功尤章章
於夷夏然其機會之際殆有非偶然者已吾聞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其視民之憂猶已之憂
天下之事猶一家之事也昔中丞視教於兹常以

誠明之學誨我諸生暨君侯莅政告人每以不欺為訓是其志同其道合雖曠世猶能相感矧生同一時官同一方其任之弗貳勞之勿惜固其宜哉吾柳當妖氛蕩滌之餘獲屢豐之慶中丞又能散其小儲建此長策風氣既萃人文以宣外侮潛消内寧益固天人合處交相為益斯其時哉易曰損上益下民悦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公之謂歟又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則又君侯之謂矣二

公惠孚我民利及萬世邦人士蒙其惠利遠其災害懷德思報且將即是祠焉而尸祝之以崇報於無窮垂勸於來世其誰曰勿宜今而後嗣君侯者皆能以中丞之憂為憂君侯之事為事則必敷和有民綏厥士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無一簣之覆臺也為益崇郭也為益厚若夫匪德是務惟威刑是崇是淫若傳所稱好惡拂人之性則民心携而叛離作雖有金湯其誰與守又不若折柳以樊

吾圉也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是非古今之大
戒耶是舉也廵按監察御史豐城徐公南金内江
蕭公世延先後按治莫不嘉乃績俾亟成之副使
新建魏公良輔長洲徐公貞叅議莆田朱公道瀾
惠安康公朗叅將慶遠戚公振咸有功於提調而
魏公職司兵備尤注意焉府同知東莞林君時衆
通判鄞縣徐君栻推官寧州鄒君邦欽知事臨川
周湑咸有功於協贊而徐君經費有制出納無爽

績尤著焉柳州衛帶俸都指揮張世爵指揮張奎湖廣永州衛領哨指揮陶禮俱有功於督理者也至於日省月試課工程傭悉智殫力佐我君侯則唯陶子之能厥工告成郡遣博士鄧炳黃處中屬予為記因次其事以遺之且以詔夫將來

修建濰陽治記　宋　趙嘉慶

縣固有宜陽之大曲逆之壯介通道大都為四方萬里所屬目者吏於其間銛厥芒頴以炫能名流

治聲於天朝馳逸駕於官路殆如建瓴之水敷揚
四達所居然也至若附庸之邑不能十五鄰於蠻
獠僻在遐陬學士大夫率多陋其土而夷其民民
亦恃陋阻其教也然則幾何而不胥為夷哉全為
州窮湘源而瞰嶺右於湘部為陋灌陽又其支邑
去郡且百餘里遠中土而逼猺蠻前後令長計資
者翫愒以俟去苟祿者侵欲以自腴傷紀頽綱顛
仆相望連帥盱江鄧公垧念棠茇之舊思所以惠

綏其民諏詢歷歲始得令令張公從龍而判辟朝廷從之張字子雲老儒也博聞强識篤善行而不怠歷仕以廉敏稱命下不得辭則單車至縣實淳祐辛亥八月八日也始至謁舜祠於華山之陽拜禹廟於灕江之滸退而嘆曰是知所尊良心古意未泯也若之何使舜禹之澤不下於吾民乎入視公廨棟梁欲離咿嚘作聲吏雨立於頽廊因露坐於隳圄則又作而言曰是聽政修令之地令堙圮

至此兹心不爽昏亂百度於從政乎何有因命撤之有悚而告曰郡急索租且無所出奚暇及此則應之曰於我視成汝無苦自是捐巳所有得六十萬鏹士衆叶助亦如之掄材於野甓瓦於陶傭工於市公役而私酬之民用懽趨往往恨不及與也甫再閱月門庭革故矣又不踰時廳宇㣧新矣廊以間計者皆應時而具辛亥十月僝功壬子九月告成爽塏髙明閈閎楹翼咸中矩度民奔走受令

於簾廡之側吏重足一跡於軒廡之下巖牆凜凜視昔何如而眼前突兀乃遽見此張君豈以是炫能名於通道大都乎又豈以是緩租賦於觀察刺史乎遠民望之森然魄動曰吾慧君哲父之所宅也則信之滋篤奉之益專教化號令之孚於民顧豈貿貿而來憒憒而居逡逡而去比乎噫是真能且賢矣予方以其治狀轉而上聞郡太守等衆楊公大雷亦交薦之張乃具顛末要予記其事顧讞

議積未暇也而請益力乃為援毫抽思直記其實而慨嘆士大夫分量之天有不可同日語者以膏腴之地要害之郡而姦利浚財怙冒賊虐大刻於民者類以不可為藉口灌陽蕞爾邑外足貢輸内給營繕官不知費民不知役化行俗易庭户肅然郡邑有不可為者乎青衫葉枯恩愛滋洽蚩氓鼓腹野人挽鬌令尹鳴琴不下堂而兆燾之宏浹於四境宜陽曲逆之大固未必能然而耀能名鈞聲

利殆智之鑿耳張君所羞道也新令尹至盍告之

曰子善繼之國無小

建總府記

明　韓　雍

兩廣百粤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夷叛亂征伐不

能無置將分閫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有太祖

高皇帝疆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布按三

司統治之永樂廣西置鎮守内臣總兵武臣景泰

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制而

兩廣總府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賛理或兼理廵撫或不兼又或專廵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廵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賊害累征未能平乃命將出師以今太監陳公瑄監督軍務雍賛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廵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廵撫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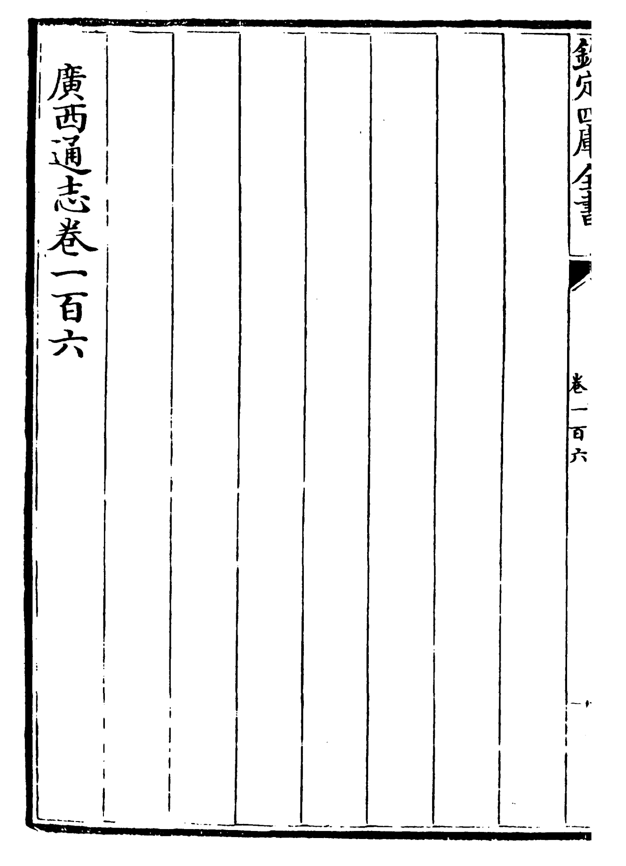
予以地廣不克獨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
御史巡撫雍專提督五年春予以憂制歸巡按廣
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
章言於朝以為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
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
尚書白公宗玉集議規畫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
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
理巡撫予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

公鋭挂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
府於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前廣
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廵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黄
公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
督僉事馮昇充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
充叅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決於總府皆
㝎斷也惟梧州界乎兩廣之中水陸路相通道里
適均羣山環拱三江滙流嶺南形勝無比據總府

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
突出狀如盤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閱晦千萬年
而一旦顯於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與
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義為治今天
子纘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間四征不庭罔不
賓服大顯神謨命官開府於兹合天心光祖德超
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萬世之良圖自
兹以往出令一而保境同以我堂堂仁義之師坐

鎮於中四顧蠻夷殘孽向背而撫治之彼將日益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閒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益無遠弗歸唐虞三代雍熙太和之治不於斯見乎雖然聖天子寵異臣下而付托至重其責望固在於此臣子感激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愛人予輩皆當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粤之堂後作亭曰同心

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於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於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太監字德新鎮静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翰畧家傳卓有將才皆重一時而予得預其間抑何幸歟謹記



廣西通志卷一百六